

陪葬的幸福

· 王立楨 ·



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的夜裡，第三大隊考核官劉憲武少校駕著一架F-104G型戰鬥機，在夜間執行攔截演習時，於臺灣海峽上空失蹤。

第二天清晨，在臺中安康一村眷村裡，他的太太吳家瑜女士真是一天一亮起來，伸個懶腰，什麼都沒做，老公就沒有了！」

我無緣在劉憲武教官生前與他結識，但是我卻在三十年前去溫哥華拜訪祖凌雲將軍時，認識了吳家瑜女士。那時我就感受到，吳女士對劉教官的懷念，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淡化，從她形容劉教官失蹤前一天帶著她及孩子們去爬山時的言語及表情，我可以深深體會到她多麼想將她的人生就停留在那一天。那天之前，她的生

活有如彩色動畫，絢麗美好，那天之後，卻有如一張永遠無法重組的破碎黑白相片，且碎片中還失去了最重要的一片，那就是劉教官的身影！

《中華民國的空軍》的編輯將吳女士在讀過我的〈天一亮起來，伸個懶腰，什麼都沒做，老公就沒有了！〉與〈一甲子前的一場空戰〉兩篇文章之後的心情隨筆寄來給我，希望我能配合寫一篇文章來悼念劉教官。

我不認識劉教官，但對吳女士卻有幾面之緣，所以我在另外一個角度來述說，一位空軍軍官在為國捐軀後，碧潭那坑黃土下所埋葬的並不僅是他有形的軀體或是衣冠，同時陪葬的是他全家的幸福。

吳女士在劉教官殉職時還未滿三十歲，在關懷人群及追悼會中的群眾散去之後，最後面對孤獨的還是自己。雖說為國犧牲是光榮的，但是那種思念親人的錐心刺骨之痛，卻不會因為殉職後的追晉而有所減輕。尤其是夜闌人靜的孤燈下，想著當初兩人一起對前途所編織的美夢，已如泡沫般在眼前消失，以往可以倚靠的肩膀，已不復存在。面對著兩名稚齡兒女，她驀然間了解丈夫的同袍雖然會幫忙，國家雖然有撫卹制度，但是最終必須肩負起亡夫所留下的重擔及責任的

，還是她自己，孤獨的自己！

為了怕觸景生情，吳女士先是搬離了眷村，後來又為了兒女的教育，遠赴重洋，搬到加拿大。在那裡她定居了四十餘年，整個人生的一半都在異國度過。初抵陌生國度的生活是相當艱苦，語言與環境適應的問題，加上養家的重任，將她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；但是她都堅強的將那些艱難扛了下來，為的是兩個當時加起來還不到十歲的稚齡子女。

然而，身體的勞累可藉著休息得到恢復，但是她卻找不到一個可以慰藉精神疲憊的肩膀。如今，她人雖然在太平洋的彼岸，而且光陰的巨輪將她與民國五十四年的距離越拉越遠，但是她心中始終還是懷念昔日與劉教官一同渡過的歡樂時光。三十年前我初識她的時候如此，如今看到她的信件時，我發現她此刻依然。

當我看到信裡一段，「……一直沒給你寫信，因為一字一淚，我沒辦法寫，心裡經常和你說話倒是真的。一時，我知道在過去的五十餘年間，她始終沒有走出喪夫的悲痛。」

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十八日的夜裡，吳家瑜女士的幸福，隨著那架F-104G型機在臺灣海峽上空失蹤後，從未被尋獲！